

補身大法

翠油乾坤
伍淑賢

晚飯時友人提起一食療秘方，據說可改善筋骨勞損兼補鈣：用美國出產的大粒淺黃色葡萄乾，大把大把塞滿一瓶杜松子酒，浸其一、兩個星期，然後日吸脹飽杜松子酒的葡萄乾廿四顆，可慢慢改善筋骨健康。姑妄聽之，讀者如身體無特殊狀況，不妨一試。不過日吸廿四顆似乎太多，可身體無特殊狀況，談起以酒食補身，我們父母輩就有不少智慧。即使食物質廣泛的五、六十年代，一般市民也有自家的生活情趣，廉宜的補身妙品。比如以前很多家庭婦女，晚飯時偶爾會喝一小玻璃杯白蘭地，或者喝小杯「施務露」金雞鐵樹酒。那是一種類似「養命酒」的女性補酒，據說可行氣活血，調理身體，跟時人晚飯喝紅酒實異曲同工。小時候，我吃完晚飯最喜歡坐媽媽旁邊，就是因為可以聞到酒香，尤其是芬芳的白蘭地。到長大了，可以隨時喝酒，卻不想喝。

其他的民間滋補食品，現在看來極不健康，當時卻為總覺得吃不夠飽的家庭，帶來片刻的滿足和歡愉。今日港人談脂肪色變，但那時每到冬天，爸爸會專門去街市買一堆平價的肥豬肉，回家用大油鑊榨豬油，出來的透明液體，用個有蓋的大瓦盅裝着。因為天氣冷，豬油很快便凝固成白油膏，放在陰涼處不會變壞。到要吃的時候，爸爸會用個大湯碗，先在碗底剷兩隻生雞蛋，上面再盛滿小丘般的冒煙熱飯，然後挑兩、三湯匙白色的豬油膏，最後加很多黑色的老抽，拌勻就吃。看他吃的神情，那碗飯應是天下最美味、最有營養的東西，也從不見父親那輩人有膽固醇毛病。

琴台聚
黃仲鳴

為三及第辯

在「漢語書面語的歷史和現狀」研討會上，有學者指稱，粵語化的文字和港式中文，一旦走出香港，或粵方言地域，沒有人會看得懂；而外地人來到香港，對着這些文字，更是「一頭霧水」、「不知所云」云云。這是「老生常談」，我每聽之便覺可笑。此地的報刊雜誌書籍的出版者、作者，相信從來沒想到會走進「大中華區」，他們只專注於香港一地，能夠打開銷路，能夠掙多一點錢，那便足矣。說白了，他們只服務於本地民眾，哪有「雄圖壯志」，讓所有的「純正中文」讀者看得懂？

話說回頭，此間寫得一手「規範中文」、「純正中文」的作家，又有幾個個能脫穎而出，成為「大中華區」的紅作家？

「三及第」的作者，無論是「新」與「舊」，相信都沒有此「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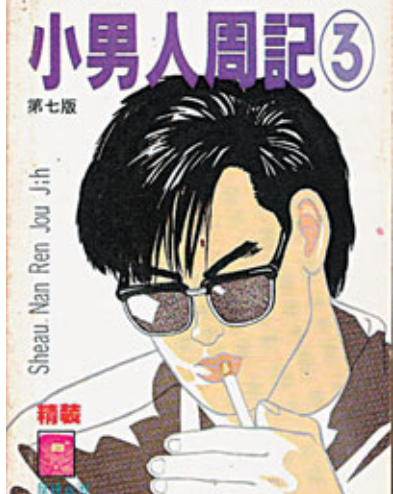
有些論者更端出「大義凜然」的臉孔來指斥「三及第」作者，如北京的袁良駿教授：

「這種『三及第』語言以及香港後來流行的『新三及第』語言（即文言、白話加英文）都是不規範的，不利於祖國文學語言的健康發展的，因而也是不宜於提倡的。存在的必有合理性，但局部的暫時的合理性並不意味着全局的永久的合理性。」

「不利於祖國文學語言的健康發展」云云，這「罪名」實在太大、太沉重了；不錯，「存在的必有合理性」，袁良駿說對了。金庸在創辦《明報》初期，連社評也「三及第」：

「我們希望一般市民不必迷信外國貨，不必迷信名廠名牌，睇啲比較咗先，如果的確外國貨靚，價錢也平，那就無話可說，如果香港貨又靚又平，買之可也，決不失禮也。」

金庸為求報紙打開銷路，力求貼近小市民的閱讀習慣，不惜以方言入文，夾雜白話和文言字詞，正是



「這書風靡一時，連出多集，集集成暢銷書。」 作者提供圖片 網上圖片

海闊天空
蘇狄嘉

人與人相處發生摩擦，十之八九都是因為在不適當時候說了話，或是不適當的場合說了話。同事之間、下屬與上司之間也如是。

未討論其是否適當的「Yes」或「No」之前，先說兩個廣被引用為教材的故事。故事一的主人翁，是兩名皮鞋推銷員，他們同時被派到非洲任職。甲推銷員接差事後，終日愁眉苦臉。因為，非洲有一半人口窮得終身不穿皮鞋，他擔心市場有限。乙推銷員卻是大喜，因為，既然有一半人還未穿鞋，他是大有作為，英雄有用武之地。

何時Yes何時No

另外一個故事，也有兩名主角，都口渴得很，當他們眼前各自出現了半杯水，反應截然不同。悲觀的那個，照樣愁眉苦臉，埋怨只得半杯水，飲完就沒有。樂觀的那個，釋然大喜，幸好有半杯水解救燃眉之急，希望足以支撐到找到另外一些水源。看完這兩個故事，大家都已理解，我要提的，是態度上積極與消極的分別。企業裡管理階層的人，最鄙視那些經常從負面角度看事物的同事。因此，每當你的單位有一項新差事，或是有人提出一個新構思，縱使有資源不足、或是具體落實有障礙，亦不能馬上說「No」！先從正面角度肯定這項差事，然後，逐步提出資源考慮，以及掃除障礙的方法。

「存在的必有合理性」；如果沒有這雅俗共賞的文字，一臉正經，如何打出天下？中共建國前，為了宣傳、為了教育、為了爭取群眾的支持，何嘗不大力鼓吹方言文學？這「合理性」極具識見和合理，或曰：這只是「局部的」、「暫時的」，不錯，無論是「暫時」抑或「永久」的，有人「棄文」，有人會「承接」，換言之，方言入文或者外語入文，是難以滅絕的。

五四時期和三十年代有不少知名作家，他們的傑作不是夾雜有大量的外語嗎？他們對漢語的「摧殘」，確是「不利於祖國文學語言的健康發展」了！不過話說回頭，對甚為「怪難」的「新三及第」，本人從不欣賞，且看《小男人周記》這一段：

「我必須強調」樣嘢，畀自己「O.K.」裡面，有一個惹火的秘書，會造成自己呼吸困難，尤其係當佢擺個快勞行埋你身邊，用佢豐滿嘅身型依偎住你，等你簽名嗰陣，我開始因為佢身上嘅香水而呼吸困難，我唔只一次簽錯自己個名！」

不喜歡歸不喜歡，但在當年，這書連出多集，集集成為暢銷書，奈何！但我從來都沒將之歸咎「不利於祖國文學語言的健康發展」。

老房子，新房子

我家原住在老房子裡，它是一座青磚小瓦、飛簷翹角、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院子裡長着一株老黃楊，兩根盤旋在一起的樹幹扶搖直上似兩條長相廝守的蛟龍，茂盛分岔的樹葉如三朵吉祥的雲朵。每當黃楊開花結果後，我都喜歡爬上樹去採摘那形似小香爐的黃楊果，然後分給姐妹們玩耍。很小的時候就聽爺爺講，這株老黃楊是爺爺的爺爺遷居這所房子時栽下的，屈指算來，它至少也有200來年的樹齡了。

老黃楊經歷了200多年不見衰老，老房子經歷了200多年仍完好無損，只是每年秋季時都要請瓦匠上房拾屋（方言：即整理屋面，拾掉破瓦片），野貓子每年春天上屋叫春折騰，拾屋是為了防漏。

在我居住的這條青石板鋪就的老街上，像這種經歷一、二百年不損壞的老房子比比皆是，有不少老房子比我老家屋年代還久遠、質量還好。

可老房子畢竟老了，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腳步。新

世紀初，趁着舊城改造的東風，我們這條老街上的老房子利那間蕩然無存，老黃楊也與老房子一起殉葬，我家祖孫三代與街坊一起搬進了新房子。

雖然我們有點懷念老房子、老黃楊，但新房子比老房子寬敞、明亮，能在有生之年住進現代化的大樓房畢竟是件高興的事。可漸漸我們的心情不好了，先是衛生間天花板滴水，也難怪，當初整個工程都沒有做防水，大家裝修時也沒在意，洗盆浴還好，這洗淋浴能不滲透地面嗎？繼而房頂上響聲不斷，白天也罷，夜晚難以入睡是個問題，原因不難破譯，整個居民公寓不是澆鑄而成，是靠幾根水泥樁、幾根水泥樑搭建的框架，上面蓋的空心水泥板，鋪木地板又千瘡百眼釘龍骨釘，這來回走動能沒有聲響嗎？接着室外樓梯、下水管道開始銹蝕，水泥牆面不斷開裂，室內水電故障接連發生，特別是看到離這不遠20多年前的一座五層公寓因老化得不能居住已經拆除時，我這心裡開始發慌了：我們這座居民安置公寓不過才10年，就開始有了衰老的特徵，難道在我年老體衰行走不便時還要再一次從零開始，繼續早已經熟悉的房奴生涯？須知，老房換新房，我已借了一屁股債，到了晚年依靠養老金艱難度日時，無論如何再也經不起折騰了。

本以為我們這座居民公寓質量不盡人意只是個個例，誰知上網一查更加憂心忡忡。來源於《中國日報》的消息說，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在第六屆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上坦言，我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築量最大的國家，每年20億平方米新建面積，相當於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鋼材，而只能持續25-30年。再瀏覽《鳳凰網》，各種建築短命報道層出不窮觸目驚心：上海一小區在建13層住宅樓全部倒塌；重慶一幢5065平方商品房出現大樑斷裂，僅靠10多根木棒支撐，防止垮塌；成都一場



「短命」建築倒塌情景觸目驚心。 網上圖片

大雨後，校園春天小區6號樓和7號樓兩棟樓斜靠在一起「親吻」；杭州西湖邊第一高樓13年即告壽命終結；無錫22層原第一人民醫院建成使用僅7年，政府就決定將其爆破拆除……

夠了，我不忍再往下看。心中越發糾結，是甚麼原因造成現代化建築反而不如過去老房子呢？為甚麼時代前進了，房屋質量卻後退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建築節能與科技司司長陳宜明一語道明：房屋自身的建築質量問題和政府的盲目拆遷是建築「短命」的重要原因。

是啊，這話說到了根子上。建築壽命長短不僅取決於當初的規劃設計和建築時的質量，更取決於人們特別是地方政府首腦對它的態度，即能不能理性地對待已經使用一定年限的「老屋」。到歐洲參觀考察的小外甥回來時感慨地對我說，歐洲的國家對於舊建築的「拆遷」總是慎之又慎，盡量修繕是他們對待建築的思維方式，歐洲古城的風貌得以保存正緣於此。在歐洲國家，百年以上老建築比比皆是，甚至1000多年的建築也不罕見。許多老建築在顯要位置用醒目的阿拉伯數字標注着建造年代，說明當時的建造者對它能夠經久耐用、世代相傳充滿自信。其實，我國也有不少聞名於世以以為豪的古建築，諸如北京故宮、趙州橋、正定大佛寺、黃鶴

樓、岳陽樓、布達拉宮和萬里長城等。這些古建築經過了千百年的風風雨雨和多少次自然災害卻依然屹立而堅固。本來我國的古建築並不比歐洲少，可由於一些地方拚命擴大城市規模，過度注重經濟增長，以至盲目拆遷而又缺乏科學的規劃設計，不少有價值可保留的老房子老建築毀於一旦，而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任領導一個花樣，前任領導亂拆一通，後任領導又不惜人力、物力再造老房子老建築，打

造現代式的古景觀，如此瞎折騰，建築豈能不短命。

至於現代建築的質量更不敢恭維，日本的一些樓房絕大多數是採用鋼板結構，經得住8級強震，不會倒塌。這次發生強震，至今還沒有聽說有哪座大樓倒塌的。而我國的建築都是磚混結構，全現澆結構，至多框架結構而已，再加上人為的偷工減料，監管不嚴，致使豆腐渣工程屢見不鮮。

著名土木工程專家、工程院院士陳肇元說：『「短命建築」的後果相當嚴重，會陷入永無休止的大建、大修、大拆與重建的怪圈之中。不僅造成了資源的巨大浪費，也生產出全球最多的建築垃圾——每年高達4億噸。』

其實，短命建築所引發的問題遠遠不止這些，如現在商品房住宅的產權是70年，比其平均使用壽命周期要長40年，建築「短命」所造成的「權證在、物業亡」的脫節現象，將引發一連串的社會問題。

老房子和新房子的辯證關係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短命建築造成的一系列惡果更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有效措施，對短命建築從根本上進行綜合治理。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嚴懲失範行為，以保證國家可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和人民長久的安居樂業。

版畫娃娃

杜亦有道
阿杜

有稱「中國當代藝術家劉野」作過一幅「鄧麗君」為題之版畫，五至七月在香港中環廣場展出兩個月，並在開展日五月十八日請來香港中環樂壇現場演奏鄧麗君樂曲。新聞發出頗受廣大鄧迷及市民注意，看來此並非普通語中的「流傳」而是「堅壁」，藝術分數若干我們不識評，起碼在本人阿杜之老本行宣傳方面是頗為「有料」的，推廣力做到十足，本人這香港影業知名宣傳大員，也甘拜下風也。

看到預作公開之版畫「鄧麗君」造像，以本人和鄧廿多年同甘共苦共同成长之眼中心裡所感知，是完全不像，無形也無神韻，只似個小娃娃泥公仔而已。鄧麗君之容顏不錯，由出道至大紅至名聞於世，都有她如小娃娃似的純真，但她一顰一笑，皆不離一股內涵優雅之美，日常一句輕輕笑語，都有月亮似她心聲的萬語千言，憶惜共「君」一夕話，就足以令人刻骨銘心十年八載，這

思凝天地
思旋

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這一天，是勞動人民的節日。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亦跟隨內地把「五一」定為公眾假期，勞資雙方都在這一天放假。然而，或許是「五一」示威遊行已成「例牌菜」。援據多年的最低工資，雖已法定於今年五月一日正式推行。可是，「五一」當日仍見示威隊伍在港九各地舉行。皆因法定每小時最低工資二十八元，可就留下灰色地帶，飯鐘錢和休息日計薪問題，勞資有爭議。

酒樓食肆服務業、保安和清潔等勞動密集而又低技術、低薪的行業受影響較大，即時裁員現象雖未立見，惟影響企業盈利的可能陸續浮現。多間連鎖性上市快餐店之管理人員甚至公開申訴經營之艱辛，預先發出盈警。為數眾多的中小企老闆更是一頭痛。如何「開源節流」維持生計呢？雖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惟新法例推出，大家知而不詳惶恐「跌了地雷而不知」。事實上，政府宣傳不足，有人更笑談政府官員自己本身對細則未能全明白又怎去教導勞方及資方呢？看來推行初期，難免會因誤會而出現勞資糾紛的。看來，勞工處人員最忙碌了。有勞方埋怨，「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他工作的大廈，聽說業主管理委員會不同意因工資提升超出預算而加管理費，為平衡開支，惟有裁員了。此文執筆之時在五月上旬，裁員或閉門的負面效應暫多見。不排除陸續有來。

「牽一髮動全身」，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快餐店、茶餐廳的餐牌已解，「加、加、加」之風頓起。「一蚊一隻雞」、「一蚊一碗飯」，還有以此作招徠？據我所知，尖東百樂門在早茶時段，仍有「一蚊碗飯」。酒樓食肆競爭之激烈可見一斑。另一方面亦可看出老闆管理層靈活商業策略取勝之道也。「單打獨鬥」小本經營者必更艱難，弱肉強食被淘汰。飲食業集團化才能生存。難怪餐飲鉅子李國雄將於五月廿一日連開兩間百樂門新店。一間在深水埗毗鄰，一間在美孚新邨。逆境挑戰，勇者也。

從《危樓春曉》談到望雲

詩幻留形
陳智德

《危樓春曉》的故事源自一篇訪問中提及該影片的故事是來自小說《人海淚痕》，只是由於版權費的考慮而未有在片頭標示原作者，而影片情節也盡量不同於原者。《人海淚痕》曾由原作者望雲改編為同名電影，同由李鐵執導，一九四〇年公映。望雲是三十年代香港作家張詠冰的另筆名，他後來從事電影工作，四、五十年代擔任過電影編劇和導演工作，可惜他早逝，留下的作品不多，有關其電影工作的評述就更少，這已是另一段話題了。

我在嶺南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時，曾擔任梁秉鈞老師所開設的「香港電影與文學」一課的助教，由此對香港電影研究更有興趣，其後結合我對香港文學的研究，針對《危樓春曉》的故事源自《人海淚痕》這一點寫了一篇論文，追溯有關望雲的作品資料，包括到香港電影資料館查看目前還可看到的望雲電影，愈發覺得這是一個有趣和有意義的題目。該論文後來一再修改，一直未正式發表，直至今年年初才修改完畢。其間我找了不少資料，包括望雲（張詠冰）的作品單行本和報紙連載，還有其他作者對其作品的評述。在香港文學的角度上，望雲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作者，他一方面與侶倫、劉火、李育中等同為戰前及戰後香港新文學拓荒者，另一方面又從「純文學」的途徑走出，寫了許多如《黑俠》、《翠袖啼痕》這樣的通俗小說，後來更投身電影工作，擔任編劇和導演，其間的歷程和當中的問題，我很希望有機會再談論。